苦練三絕技 藝成方出師

「在這麼狹窄的空間內作業，還要保證不把客人弄疼弄傷，需要非常高超的技藝。」黃烈華說，「因此動作輕、穩、準，手不打顫，是對一名『舒耳郎』的最基本要求。」學當掏耳師須練成三大絕技：練成上述三大絕技即可出師，至少需一年以上的時間。

蠟燭挑芯 練習者點燃一支白蠟，然後手拿起子挑蠟芯周圍軟化的白蠟。練習者需要將蠟燭挑鬆、挑平，但火不能熄，直到一根蠟燭慢慢挑完。這門絕技要求掏耳師需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同時手不能抖、動作要輕。

雞蛋撥膜 煮熟的白雞蛋剝殼後，用鑷子輕輕撥去面上的薄膜，而不破壞雞蛋分毫。練習者需要做到操縱自如，可夾可放，可張可弛，但膜絕不能破。

香煙夾絲 練習者拿出一支香煙，用鑷子從底部拉出、放回香煙絲，要求煙紙煙身不能有絲毫破損。這項絕技主要考驗練習者手穩不穩，會不會碰到薄薄的卷紙。

掏耳傳人黃烈華棄商傳承技藝

秘笈取代口傳 舒耳郎復興

「叮，叮叮……」在四川成都寬窄巷子景區，一陣清脆的金屬撞擊聲傳來。只見一位身材高瘦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藍色的工作服，頭戴小小的探照燈，一會兒大耳扒輕刮耳廓，一會兒鵝毛棒轉耳，10餘件工具在他手中如魔術般，讓客人飄飄欲仙。該名男子名叫黃烈華，誰能想得到他不但是採耳非遺傳承人，更編撰了一套「編耳秘笈」取代口傳，並對技藝作出嚴格規範，使之更符合現代人需求，甚至發展出新技巧。而且他多年來一直努力為行業四出奔走，終於使成都採耳躋身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黃烈華專心為客人掏耳朵。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掏耳朵又稱「採耳」，俗稱「小舒服」，是民俗七十二行中的一技，掏耳師又稱「舒耳郎」。黃烈華介紹，「採耳起源於民間的剃頭匠，是除捏腳、洗澡之外的民間『三大快活』之一。」彼時，剃頭匠在理髮時，還用自製工具為客人掏耳招攬生意，由此流傳至今。

■「舒耳郎」賴以為生的工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身為「黃氏掏耳術」第四代傳人的黃烈華雖然一度放下鑷子下海經商，而且生意做得風生水起。但隨着黃烈華等一批人的退出，從事「掏耳朵」的人越來越少，一度瀕臨失傳。「『掏耳朵』是成都獨特的民俗文化，絕不能讓祖宗留傳下來的技藝失傳。」2005年，黃烈華重操舊業，並通過傳授子女和帶徒弟等方式復興成都的採耳文化，受到人們的敬仰。

各自為政 亟待規範

「優秀傳統匠人年事已高，『掏耳朵』傳承後繼乏人；匠人們各自為政，流程、收費等不統一；加之，這一傳統技藝都是口口相傳，給傳承保護帶來不少挑戰。」黃烈華說，2005年重新入行後，他發現「掏耳朵」這個行業亟待規範。

從2008年開始，黃烈華陸續召集30多位民間掏耳高手，對掏耳技藝進行記錄、總結、編匯，形成了一套嚴格規範的採耳職業操作手冊，將掏耳工具的使用，並對火耳患者、鼓膜穿孔以及高血壓、醉酒者等不宜採耳進行了規範。

同時，他還積極在民政、非遺等地方相關部門或機構奔走，為成都採耳文化尋找出路。通過8年多的堅持，2016年4月、10月成都採耳協會和採耳民俗文化促進會終於在成都市錦江區掛牌成立，並由黃烈華擔任會長。

提煉手法 屢創新招

「一方面組織技師培訓，一方面規範行業自律，還舉行採耳擂台賽等系列活動。」黃烈華說，通過不斷總結提煉，掏耳朵技藝由最初的基本手法衍生出了10餘種招式、近20種專用工具，還與保險公司合作對意外提供10萬元人民幣保險。後來，一些技師又加入按摩技法，讓「掏耳朵」成了具有鮮明成都特色的民俗文化。

這一系列工作為申遺鋪平了道路，2017年「掏耳朵」被成都市錦江區列為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2018年黃烈華被成都市錦江區確定為成都採耳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黃烈華表示，讓他非常興奮的是，經過10餘年的復興，許多年輕人認為「掏耳朵不再是一項卑微的職業，而是一項老祖宗傳下的文化，做個『舒耳郎』不丟臉，實現了這一傳統民俗文化後繼有人、薪火相傳。」

■成都採耳協會部分「舒耳郎」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黃烈華為弟子講解操作要領。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

拓展營業點 盼走出國門

「掏耳朵已成為一張極具成都特色的文化名片，不少遊客為了享受這一民間絕技慕名而來。」黃烈華說，掏耳朵活路雖小，但他的夢想不小，盼着有一天能帶着這「成都一絕」走出國門。

今年3月以來，香港文匯報記者便開始預約對黃烈華進行採訪，但一直未能如願。這些天，黃烈華一直在雲南大理等地拓展業務，計劃在雲南西雙版納、紅河州等幾個邊境城市設立營業點，在雲南建一個「舒耳郎之家」。黃烈華介紹，首批赴滇的「舒耳郎」有30多名，主要分佈在雲南各大邊境城市或旅遊城市。

廣東有忠粉 搭飛機光顧

這門絕技受歡迎的程度，可從另一位「舒耳郎」彭大軍的小故事中看到。

1989年，彭大軍在人民公園擺攤，一個喝茶的青年叫住他：「我的耳朵你有沒有法子掏吶？」彭大軍自信地回道：「任何人的耳朵我都可以掏。」

彭大軍認真檢查發現，青年的耳朵與常人不太一樣，由於做過手術有兩個耳洞，非常難掏。彭大軍十分小心地掏完耳朵，令青年十分滿意，並遞給他10元說不用找了，那時掏耳朵才1元一次。青年還承諾，每年都來找他掏耳朵。

「青年半年不取耳垢就有小拇指蓋那麼多，於是從1989年至2015年的26年間，青年每年都從廣東中山坐飛機來成都找我掏耳朵。」彭大軍說，掏耳朵不僅能給人們送去舒服，還能解決一部分人的疾苦，他一定要將這項事業發揚光大。

截至目前，經過培訓的「舒耳郎」高達2,000餘人，除大部分留在成都和內地城市之外，還有一部分遠赴泰國、越南以及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

老友嘗鮮 一試銷魂

特寫

7月17日下午，香港文匯報記者如約來到寬窄巷子拜訪一位老友。「叮，叮叮！」香港文匯報記者和老友相談甚歡時，一陣清脆的響聲傳來，只見兩位「舒耳郎」在招攬生意。

為招待這位遠方來的老友，香港文匯報記者邀他「小舒服」一把。看着「舒耳郎」長短不一的工具，老友臉上露出緊張的表情。經過香港文匯報記者和「舒耳郎」一番疏導後，老友小心翼翼地坐在躺椅上。

「舒耳郎」熟練地擰亮頭燈，一番仔細檢查後便開始作業。雲刀剪去耳毛，起子挑鬆耳垢，挖耳勺由淺及深，鵝毛製成的海底絲輕柔轉動……只見老友緊張的表情逐漸變得鬆弛。

接着，「舒耳郎」左手穩住鵝毛棒柄，右手執音叉輕輕震動，老友看上去十分享受這輕鬆一刻。

最後，「舒耳郎」拿出一支棉棒由內而外清潔耳道，並對耳廓、耳口進行了一番按摩，只見老友一臉的滿足。

「剛開始有點害怕、有點緊張，後來感覺特別舒服。」老友呷了一口蓋碗茶慢悠悠地說，當挖耳勺進入耳道轉轉停停、忽急忽慢，讓人感覺十分舒爽。特別是音叉輕輕震動，鏗鏗的金屬聲由遠及近直逼心房，讓人感覺到一種莫名的銷魂。

民間小工匠 同樣值關注

記者手記

從「文物修復界泰斗」李雲鶴到特種熔融焊接工高鳳林，從中國第一代核燃料師喬素凱到電網系統特高壓檢修工王進……他們擇一事、終一生，「匠心」永存，是大國工匠的傑出代表，令人起敬。

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還有一些人同樣值得稱道和敬仰。他們奮戰在一些冷門行業，從事的工作毫不起眼，但他們卻守住「匠心」，默默無聞一生。類似於黃烈華這樣的「舒耳郎」，他們苦練絕技，在帶給人們「小舒服」的同時，也讓地方民俗文化得到發揚光大。

社會多元，既需要有人造原子彈，也需要有人賣茶葉蛋。整個社會除了關注大國工匠之外，這些散落在民間的小工匠也值得關注，因爲他們身上同樣閃爍着「敬業、精益、專注、創新」的工匠精神。